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卷之五

中論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者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代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且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誣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畧蓋所致臣之意云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中論總目

卷上

治學

法象

修本

虛道

貴驗

貴言

藝紀

數辨

智行

爵祿

卷下

考偽

謹交

應數

百子全書  
論天壽

務本

審大臣

慎所從

亡國

賞罰

民數

中論目錄終

中論卷上

漢 北海徐幹撰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昧未知。譬如寶在於空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馬動而益高。如寤寐。馬久而愈足。故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狗飛。不如循雉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顧。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亞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

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覺。覺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瞻。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總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察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所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怵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蕭蕭兔置。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冤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崩亡之候。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况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違。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顛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媿慢。

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宗敏碎首於棋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郟造逆於相諾。子公生戕於嘗龜。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愒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愒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犇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版。子園以大明昭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鷄奔喪。家子辰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綰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畧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魯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矜。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曠。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昏。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

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通。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通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眾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駢乘。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珮。書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于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解於後日。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為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釋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我玉。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筭非。終乎鮒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

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為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从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金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肯為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顧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為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脩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置煩也。不要而邁。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為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為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宣信哉。曰。何為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顛顛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 虛道第四

人之為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眾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天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遠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

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况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

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之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闕藜門南

旁水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固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

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

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為，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

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

誦其德，為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

道也。以為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眾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

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

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

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

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

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

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

不為人之所譽，而為人之所謗者，未盡為善之理也。盡為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

誇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誇莫如脩身。瘳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者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魃。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剛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辰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誇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脩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為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釣者不易淵。而狗魚。君子不降席而道。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誦曰。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惡誇。而卒不免乎誇。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得已之也。已之之。

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予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鑿於水。鑿於人也。鑿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鑿。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債極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遼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良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瞶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為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聞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

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爭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為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聾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聾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猶鷄鳥之欺孺子也。鷄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跼膝踈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証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約之謀，死孟絜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路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為往鑿焉。

###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

以旌習飾能統事御羣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無一作聖人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

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亦無枝葉則不能豐

其根幹故謂之庀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者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欲人之為

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

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

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誦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

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群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

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

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裡稱而本末度者

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

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賓王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

士文藝必眾昔在周公常猶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

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

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

酒嘉賓式宴以教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貞藝之實也齊敏不墮藝之

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

中論上 七 歸葉山房

百子全書  
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級則法成。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過人之是。則止矣。

過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鵠之好鳴。鐸之誼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佞。諛諛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為其疑眾惑民。而淆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雖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騶兜之舉共工。四獄之薦鯀。堯知其行。眾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難之辭。是以能獨獲魯魯之譽。為七十子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水。灌一林之火哉。桀也。愚。何嘗自投於井。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管仲背君事讎。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是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矣。如慙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為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隆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爽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

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臨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感而不懼。困而能通。決嫌疑。定疑辨物。居方。襮禍於忽眇。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鍾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為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

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弘大。成王封以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宣亂王封之爽鳩氏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撫蓋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為榮寵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表陟黜之道。廢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為聖人之大寶曰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善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為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况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為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為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辰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



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通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傳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農不患墾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過。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過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中論卷上終



中論卷下

漢 北海徐幹撰

考偽第十一

仲尼之歿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假假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造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譎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為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眾。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

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  
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  
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者其所由來  
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  
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  
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  
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  
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偽成。  
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給。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  
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  
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  
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邦廢其莒牟夷。邦黑肱。以土地。求食  
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  
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刀焉。是以春秋書齊豹  
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  
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邪。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

權輕重數眾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為而自成者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偽善者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辭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曰。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為聞。不顯為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謹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遊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遊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為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廢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覩。而况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

之間則奉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之賢者亦然。則何為其不獲賢交哉。非有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交也。衆。古之交也。為求賢。今之交也。為名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材以別名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國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群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為閭。使之相憂。閭有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為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為州。使之相調。州有長。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眾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奇衰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

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情託之端。心登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懇。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若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閭閻。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眾為也。知名譽可以虛誣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義。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為表裏。構杭生華。憔悴布衣。以敗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餓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迭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閤寺不開。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平。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婦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文造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寃獨之恩。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非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



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 歷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歷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歷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滔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歷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啟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而書雲物。為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墮替。而歷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怨。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魯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言火未伏。明非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構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為務。是以歷數廢而莫修。浸用乖繆。

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應用顛項。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歷。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啟閉。不失其節。望晦朔。可得而驗。成良之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為三統。歷比之眾家。最為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歷疎濶。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歷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歷。猶復後天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為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不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啟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歷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蹟。而窮立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麤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 天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潁川荀爽論之。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歿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

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于子胥。皆重義輕死者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鐘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也。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煮之類也。北海孫翺。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於惡。作性移其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厭禮。冒厄危戮。以拘其名。則曾參不為也。子胥違君而適讐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讐。悖人臣之禮。長畔弑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為。幹以為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天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為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為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為。固不可以一概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為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天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專以王教之義也惡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若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天聖人之教乃為明允君子豈徒為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况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以前尚矣唐虞三代啟事可得畧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考其年壽不為天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天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鈎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冰豈復以為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為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人一作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令以此設難而解以槌擊燒薰於事無施孫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啟手然後為德子胥雖有讐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投命或望善而避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

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實闕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畧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誦誥之。和目視乎瑯琊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鶩乎俛仰折旋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為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己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况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無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為仁足以覆幬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為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

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錫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邠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而不能取也奸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猶照監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為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馬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弗能兼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具然耶不具然耶

帝者昧且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辟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眾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眾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眾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眾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政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幡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為太師。姜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眾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風出。甯戚方為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謔。謔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寤乎己心。而徒因眾譽也。用人而因眾譽焉。斯不欲為治也。將以為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眾譽為驗也。此所謂效眾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眾譽為賢能。則伯鯨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眾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為也。况乎舉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眾人之譽。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

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為行也。哀然不自見，偏然若無能，不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諉，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者，謂心統乎群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真偽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羣生賴其澤。八極之內，同為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于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為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諺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鞞，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况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為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股肱墮哉，萬事廢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為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詰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眾，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過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為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



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於戰國之際。而有叡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為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遊說之士。謂其邪術。其邪作講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賞。爵為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高矣。一作矣。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從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諛說。從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為名。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

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為然，使騎劫代之。大為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為之言於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己之欲者，則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所長，棄羣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率詬上官之訣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咸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曷考其驗，斯為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既敗，為漢兵所追，乃謂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無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者，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

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總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之器。闇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冒專利。功勤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今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至困窮。身為之膚。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瞋目潰圍。斬將取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畧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甌。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鱒。蘧伯玉。史鱓。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蘧叔孫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宣王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過難。不用故也。夫遠求

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饌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欲失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臣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也。尚不能言。莽之為人。也。內實落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誇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為繩索。以印佩為鉗鐵也。一作印綬為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為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為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為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

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寧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晉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墳。羞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河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寵穢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茅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滂。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肯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踰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博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

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拏戮汝。罔有攸赦。天生蒸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况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一作不聊生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轡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眾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勸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力。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泉一作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

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因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隣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一作遁逃棄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中論終



傅子目錄

正心

仁論

義信

通志

舉賢

重爵祿

禮樂

貴教

檢商賈

校工

戒言

假言

問政

治體

授職

官人

曲制

信直

矯違

問刑

安民

法刑

平役賦

鏡總叙

附錄四條

臣等謹案傅子晉司隸校尉鶻觚子北地傅元撰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適齊孫孟於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有傅子一百二十卷是唐世其書尚完至宋而崇文總目所錄止存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至元明以後藏書家遂絕無著錄者蓋傳本久佚世所見者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寥寥數條而已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采掇裒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叙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一篇而永樂大典誤分為二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攷謹依文編綴總為一卷其有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當即前篇闕佚之文顧未敢以意附會則別為附錄繫之於後晉代子家今傳於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嵇含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非原書草本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於正

獨元此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過之惜其全本世已無存而殘篇斷簡收拾於缺爛之餘者尚得以攷見其什一是亦可為寶貴也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中書臣徐步雲



傅子

晉 傅玄撰

正心篇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情繫曲房之娛臨朝宰事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象矣古之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基以為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挾邪心以虐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大小哀

百子全書

傅子

歸葉山房

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為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況人乎。故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也。古之達治者。知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動靜不妄。以率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 仁論篇

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或曰。恥者。其至者乎。曰。未也。夫至者。自然由仁。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穿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宏。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相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析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慝乎。固陋斯安。況其為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漸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內省其身。怒不亂德。善不亂義也。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麋。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此數語疑上  
下尚有脫文

案此另是一條與  
上不相屬舊本惟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大小溷然而懷姦謀。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遇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以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為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迴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矣。此無信之禍也。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

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後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為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能不逆之也。苟有所逆。眾流不至者多矣。眾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枉矣。石厚子也。石碯誅之。莫缺讎也。晉侯舉之。是謂公道。夫在人上。天下皆為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無遠無近。死命可致也。惟患眾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離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於利者。案此句與上文昧於利者句疑俱有舛誤變業而黨成。正人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所聞實寡矣。外倦於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為上賞。蔽賢者為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眾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



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猶歡言受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已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為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為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

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臣莫奇於韓信。高祖之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因思亡士。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矣。又將案法而誅。向不遇滕公而誅之。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項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進。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納。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之道固易矣。昔世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皋陶。難得皋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人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

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正途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皋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皋陶伊尹。而又人人用耳目。是代大臣斷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忠惠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為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哉。

### 重爵祿篇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富貴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其德。不授。祿非其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也。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衛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生而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發之於下矣。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也。明矣。必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

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利。厚其祿也。則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利而營私。私也。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渾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主不詳察。聞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將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聞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委死溝壑。而終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之人。知為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為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有也。

### 禮樂篇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所知大本之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益損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室家。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

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商君始殘禮樂。至於始皇遂滅其制。賤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方石城造。案此句疑有舛誤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無盡忠効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分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質之寶。獨宿於野。其為危毀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

###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而服。鹿至羸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柔而用。沈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成而禮行。因義立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矣。失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也。以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則修禮讓。案原本無則修禮讓句。據下文知是脫誤。今增。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

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冲盈虛而權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死。而積偽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勤儉。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常。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於皁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而民不越。及秦亂四民。而棄本業。苟且一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偽於市。臣挾邪以罔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公室。農夫伏隴畝。而墜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於下。下窮死而不知歸農。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言非典義。學士不以樂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過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用足而不匱。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求下。

之安。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一商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并兼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日暴。賤民財暴賤而非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未盈。未盈本竭而國富民安者未之有也。

校工篇

天下害莫甚於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資。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欲者有盡。以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由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相彫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孤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為碑。鐫石為虎。碑崇偽案此句疑有脫誤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天下定矣。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

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巳。雖死亡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則禮讓興，抑其所貪則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為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政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惟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煮之而能兩全其用，無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為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何憂乎相害，則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罰不用，刑罰不用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也。善為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民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吳懈而為秦越人，且害之，而況於天下乎。

### 治體篇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不妄。則威德與天地並矣。

### 授職篇

夫裁徑尺之帛。形方寸之本。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形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椽椹。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為宰相。此國家之棟梁。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天工時叙矣。

###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

### 曲制篇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無大於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者。則物莫能盈其欲矣。

### 信直篇

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至矣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境內。況在其君之側。

百子全書  
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

矯違篇

傅子曰。正道之不得行。常由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

問刑篇

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李斯又深刻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讐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

安民篇

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

法刑篇

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詔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手足矣。

平役賦篇

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

鏡總叙篇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附錄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至始皇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滅之。秦人觀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

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其可謂近世大賢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詔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夏令被裘。冬令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

堯遭洪水而貴陸。湯大旱而重水。

列如善吹笛。吳姬之聲無以加也。以上六條永樂大典中錄出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金於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朱生善彈琴琵琶。雖伯牙之妙無加也。以上二條見諸子瓊林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

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之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

人之姓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清而清動之則流而濁。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

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生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

債河溜沈瀨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

存焉。

鴨足何以取雞足何以斷取取字無鴨足之義斷字字書所無取字與有斷字

可知取斷疑即取斷之訛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原文取斷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詭偶中耳。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

荀仲預稱禹十二為司空。

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境內放長蟲於左右也。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

黨真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謂非所生。民以為患。

陸田者。命懸於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傳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管窋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船皆破。惟窋船自若。夜晦。船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起之得島。一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

劉備襲蜀。丞相掾趙幾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劉備之略。三杰佐之。何為而不濟也。

劉曄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深思也。

有惡劉曄於魏明帝。謂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驗之。果得情。從此疎焉。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

王黎為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太祖武皇帝

魏武帝

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卓帳

幅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吊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袂初婚冠送饑亦服之

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食盃而污之偽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漢末王公多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

太原民發塚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尚生地中也將一朝欬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

相者三停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吳姬奇聲何以加之

西國人言蘇合獸便也中國皆以為香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躡楮車畋獵乘之

有追鋒車施通憶車

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

二躡其奇文異變用感而作

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

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功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雖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自入。設為女樂。無象。使木人擊鼓吹簫。跳丸擲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一車輪。懸瓠甕數十。飛之數百步。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輸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以上三十三條見太平御覽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

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

道教者。昭昭然若日月麗乎天。

侍中冠武弁。

昔仲尼既沒。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興。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以上七條見文

選註

傅子終